

随军西行见闻录

(一九三五年秋)

陈 云

红旗出版社

264.4



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 云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兴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印张 1插页 34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书号 1160·008 定价 0.65元

随军西行见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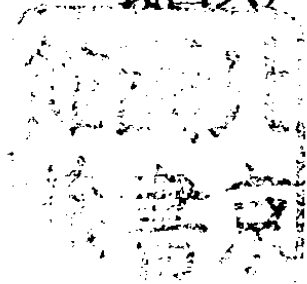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秋)

陈 云

编者按：今年一月，是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及会后不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使中国革命转入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遵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现特刊载陈云同志一九三五年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纪念。

本文最早于一九三六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我国共产党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毛泽东朱德、



216.102

徐向前、贺龙肖克等部红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赣农民军会合而成，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毛泽东朱德部实力有增无减。年来蒋介石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毛泽东、朱德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红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

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①，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红军卫生部，红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红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红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红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红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红军中最高人物如毛泽东、朱德、林彪、彭德怀

及共产党中央局等红色区域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红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我第一次为毛泽东与朱德诊病时，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军队已占兴国，红军即突围西行，我也被携同走。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②，而转入四川之理番^③、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而与徐向前部会合。我以文弱之躯，经此磨折而今日还能生还，自庆更生。但同时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长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卫生部长贺诚派往懋(功)^④宝(兴)游击大队当军医，出没于两县之山地。某日晨，川军来攻，我被川军冲散，身

存之现洋二十余元均被民团搜去。后幸遇川军五旅之军医正蒋君系昔年同学，得其帮助，由天全、雅州^⑤、成都、重庆而搭轮回家。

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⑥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⑦，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毛泽东朱德部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毛泽东、朱德率领退出江西之红军人马兵佚，将及十三四万。共产党要人几全体随军。各县共产党中下级干部之随军者有万人。并有妇女干部一二百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佚子抬伤病兵。

红军分两路渡过信丰河^⑧后（一路由信丰北之王母渡，一路击退信丰东南之古陂、新田粤军），即在

南康、大庾^⑨两县之间渡过章水，突过赣州、南雄之汽车路。在古陂、新田及赣雄汽车路上，粤军本筑有碉堡，并有守军，但寡不敌众，闻风远逸。由此国民党军年来包围赣省红军之第一道碉堡线，全被冲破。沿途碉堡，均被红军及当地怨恨国民党军守碉兵士之平日强赎硬买之居民拆毁。碉堡系用以进攻及封锁红军者，常筑于汽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碉堡以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之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红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红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红军须拆毁之；而守碉兵士平日对居民不守纪律，故红军一至，居民亦起而拆毁碉堡。红军一出封锁线，如虎添翼，即猛扑湘粤边之汝城（湘境）、城口（粤之仁化北），既即占领城口，粤军之军用煤油几千箱及大批弹药均被红军夺去。粤军在城口与湘南汝城、桂东相连之碉堡线（即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即被突破，碉堡全被拆毁。此时，红军锐不可当，南京军远在湘赣边，粤军只图自保，湘军则何能独力抵御，¹且早已闻风远走。故红军未遇抵抗即占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之汽车线（此为国民党军之第三道封锁线），照例拆毁碉堡，前锋即占领临武、嘉禾、蓝山。此时湘军李云杰部从

宁远南下，拟在天堂圩附江拦击红军，岂知在天堂圩反被红军包围，全部击溃，狼狈北退，红军又获枪弹不少。此时也，红军势如破竹，分两路：一出道州^⑩，一出江华、永明^⑪，城市悉被占领，即全部渡过潇水。南京军及湘军此时跟踪追剿，已无能为，仅派少数部队，尾随红军监视。而薛岳、周浑元^⑫及湘军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军集中灌阳、兴安。当时蒋介石之计划，拟以大兵拦阻红军渡江，并从北方驱逐红军入桂，使红军与桂军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但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隐，故一方惧怕损失实力，同时并惧红军不能过江则必然停留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动，则薛周两纵队将尾随红军之后，而深入广西，桂省大权将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将兴安桂军向南撤退。薛周及湘军在全州单方出击，不能阻止红军渡江，因此红军得平安无事渡过湘江，把沿湘江两岸汽车路上之碉堡拆毁（此为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柙，可以东奔西突矣。而南京政府蒋介石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

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红军政治部即编一歌曲，系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红军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总卫生部之二百多个看护生（都是十五六岁者），天天高唱入云。这一歌曲之调句是表

示红军之喜悦和对于蒋介石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云：“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民党军之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红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毛泽东、朱德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者。故此次红军路过时，此辈红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如南京军之司务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十五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二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伙子（一个伙子以后即与我挑行李），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我等。

湘南农民之所以能接受共产党宣传者，半由于共产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毛泽东、朱德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

以搜共为名，敲榨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农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伙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三十余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三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前日上午十二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枝。现在这三十余家有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他又继续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象我这样当挑伕，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伕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产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

红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红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红军所用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

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还有一事为国民党及国民党军所无者，亦使我有深感者：红军路过宜章时，在粤汉铁道（未筑成，现在只通汽车）上有修路工人四百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且内中有一学生，亦为该党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动者。红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红军。当我路过该处时，正见修路工人在持枪上操，红军已派军官去训练，而该共产党学生作修路工几年者已当政治委员（红军营以上都有政治委员，职权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讲。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党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象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产党人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产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产党决难成功也。

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已使当时薛周两军与桂军之

迎头拦阻完全失败，而且尾追亦极困难。因为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上越城岭之西延山脉^⑬，山势连绵，追剿军无法包围。红军之后卫节节抵抗，而红军前锋即向湘黔边西进。

红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入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红军上至首领下至兵伕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不及者。

西延山脉之高峰老山界^⑭，确为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过的高山。千家寺^⑮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总卫生部才抵千家寺，当时休息吃饭后，即上山。上了二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八家人户。此时太阳西下，伕子、马伕均忙于找火把。过一下天黑了，队伍还是前进。可是因为队伍中有些人没有找到火把（因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里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因为路太狭了，只有一海关尺^⑯阔的路。有一个看护生在行军时，因为天黑未找火把，再加上睡眼朦胧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滚入水沟里去了。当时就命传令兵执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树根攀到水沟里，可是那个看护生已经跌得不只满身泥水，

而且不能言语了。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的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象走路，也不象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序的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伕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的入睡乡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并且各人还带了午饭。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到唐庄^⑩还有六十里，而上山还有四十里。

山实在太耸了，因此队伍走不快。的确空身上山还要脚酸气喘，那些伕子还要挑上三十五斤的担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们总卫生部先头走的是红军总政治部，而红色区域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⑪、徐特立等亦均与总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时与林、徐路遇。当日上老山界时，我见林徐二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为红色区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

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红色区域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八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林徐二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浹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⑩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

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从山顶到唐庄，名为二十里，实在将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节黑路，当晚就到唐庄宿营。

八十里路的老山界，比之后来红军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红军在高山上两天两晚的不断的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兵伕（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实在是由于红军中兵伕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中，红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设想得周到。

红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红军烧的，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许多镇市在红军未到前已在火烧了，这样难道红军自造困难吗？把房屋粮食统统烧光，岂非使红军自己无处住无处吃吗？后来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当红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②时，我们总卫生部于次晨集合于广南寨镇外田野间而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

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的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二元，作用在一方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一询其何处得来军衣，均说县政府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兵伙，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红军军服，冒充红军。放火之后，使居民愤恨红军。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镇市了。他们穿上红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之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当然不是一个笨人。他听了他们如此说，一方面即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红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快气都没有了。贺诚忽然又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的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那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么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